



上 册

提醒青春·····	马 德(1)
我想有个“家”·····	肖 创(3)
拣拾落叶·····	董凯燕(6)
懒得逛街·····	张冰辉(9)
没有雨伞的日子 ·····	寄 丹(12)
昔日青春 ·····	黄爱东西(17)
情的延绵 ·····	何小丰(25)
岁月那边的日子 ·····	丁惠忠(29)
不是我,是风·····	刘 羊(32)
窗 ·····	陶 里(34)
家 ·····	李树芳(36)
生活着是美好的 ·····	顾行伟(39)
抬起头来做人 ·····	梁文福(42)
门外,有双虔诚的眼睛·····	运梅园(44)





我现在所读的课程叫人生	他 他(47)
心 痛	杜红芳(52)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一 方(56)
飘不落的日子	陈素玲(61)
二十岁,我哭了.....	周 晴(64)
灵魂的拷问	杨盼新(67)
孔雀的悲哀	紫浣花(70)
想家的感觉	钟雪灵(72)
青 李 子	唐 倩(75)
壮丽与从容	张玉庭(77)
坚 持	大 卫(79)
最幸福的人	易 术(82)
轻烟一样的忧伤	韩 露(87)
风景式人生	魏 徽(89)
岁月无价	宋 研(91)
幸福是朴实的	Yvonne(94)



祭	姜 淋(97)
幸福快乐	朱立弘(100)
月 尽	鲍志娇(103)
燃烧的火凤凰	李见心 (106)
银色情愫	佚 名(109)
童 心	罗 兰(112)
细雨三月	赵 冬(116)
黄 柏	谢列布罗夫斯卡娅(120)

下 册

花 瓣 雨	杨福仁(127)
为了与母亲平等	陈 洁(130)
云南的蘑菇	彭荆风(134)
难忘的沉默	缪 士(137)
幸福像一块砖	乔 叶(141)
那时,我不懂爱情	裴保枝(143)
尼泊尔的啤酒	吉田直哉(146)
拥抱黑夜	佚 名(151)





最后一美元·····	佚名(155)
完美你心中的风景·····	鸟鸣(157)
像妈妈一样瘦·····	山山(159)
母 亲·····	白莹(162)
共同的秘密·····	崔浩(166)
野马渡·····	韩明人(168)
风景这边独好·····	罗婷婷(174)
父亲的手·····	曾秋(176)
增高鞋垫·····	李智(179)
儿子恋爱后·····	冯新(181)
好日子就要来了·····	艾历历(184)
河那边的女人·····	蓝瓶(187)
公共汽车上的众生相·····	雨箫(191)
晨 归·····	伊达洛·卡尔维诺(194)
无价的黄金慧心·····	秦文君(200)
男生们的情人和情敌·····	流萤(203)





我 忙·····	黄爱东西(207)
祖传的谜语·····	冯 炜(210)
飘雪的季节·····	程鸿雁(214)
母亲的旧纺车·····	李 瑞(217)
眼 泪·····	张 芸(220)
对 扔·····	王维仁(223)
牵 挂·····	淋 子(226)
给热恋中的女友·····	雨 薇(229)
初次吃菠萝·····	曲 近(232)
残缺之美·····	小 君(234)
女人三十·····	徐惠青(236)
永失我爱·····	孙思明(238)
珍 珠 泡 ·····	孙云海(241)
那天,母亲没有推 ·····	蓉 旭(244)



花瓣雨

◎

杨福仁



他说他请我喝酒。条件是，我得揍他一顿。我瞪直了眼，“晕菜”了。但他很认真，一脸严肃。我说算了，你请客我买单就是了，别人模狗样的了。他却站着不动地方，表情真诚得像个孩子。我问怎么了。他说喝酒再说，但喝酒前必须我揍他一顿。我回手一击，正中他脸颊，重了点，他捂左侧青肿脸颊，有血丝从嘴角渗出来。我有点不好意思。他却说打得好，打得好，并坚持去一家够档次酒店请我。我心里一阵暗骂：贱货！

他让小姐放碟，童安格的专辑。其中一首的《花瓣雨》，他让小姐慢放。他开始对着缓慢变化的画面说，我是因为这首歌真正爱上她的。她也喜欢这首歌。两人从钓鱼认识，中间一段美好，尤其画中那瘦而颀的女孩以舒缓温柔的玉臂秀腕搂住童安格腰部时的动作，他说特别像她。我知这仁兄轻易不用情，一旦付出则是百分之百的“醇中醇”。去年七月他认识一而立女子。此女子正婚姻不合，异常痛苦，其夫根

抬起头来做人

127





本不把她当回事，在外惹了病又污其妻。认识他后她决意离婚。无论是大雪纷飞的寒夜，还是冰雪消融的料峭早春，到处留下了两人的足迹。永远说不完说不透诉不尽的话，变成了他一封又一封的书信。他还要塑造她，教她外语……然而，是年六月，他远方的计划失败。落花流水的问题也日渐暴露出来。她很失望，如落无底之洞……几次她偶尔流露出想要个归宿，甚至已考虑到回到从前的家，原因主要为了孩子等等。一次她不让他来，称病出门却暗与其夫携子出游。他担心她病，等了她很久很久。他后来知道了，他忍受不了被蒙骗的感觉，他说他痛恨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人。他要真实，即使是变心背叛，直面相告，他也可以理解，甚至原谅，因为他暂时还不能给她一个彼岸。但他就是不能容忍不跟他讲实话。

我架他走出酒店。开始嘴里讲的还能听清是什么，再后来就全是硬咽了。

几天后，我到医院去探望他。别人告诉我他让人打了。说是他傍晚送货回来，路过闹市街，有人唱露天卡拉 OK，有个青年唱童安格的《花瓣雨》。他求人家别唱，若答应就给人家五毛钱。人家看他犯相，他却很严肃庄重的样子，并且嘴上一个劲给人家磨叽，像个娘们似的。几个小青年不耐烦了就给了他一顿拳脚，他也不还手，还趴在地上大喊：“打得好，打得好！”

病房里的他只是鼻青脸肿而已。看见我，神秘兮兮地一笑，抬手按下床头柜上的录音机。《花瓣雨》的旋律飘出来

“爱一个人可以爱多久，心痛到哪里才是尽头……你的谎言像颗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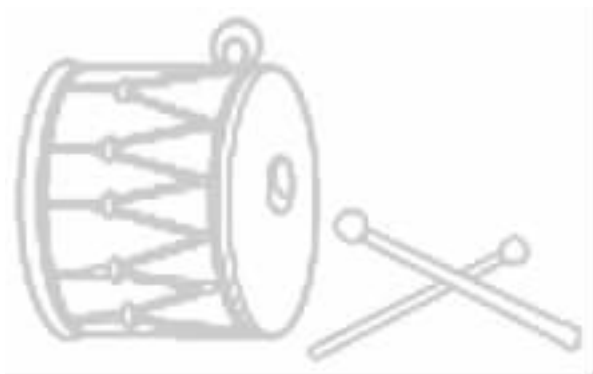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似笑非笑，我忿恨道：“你他妈的……”转身即走。身后却传来他爽朗又苦涩的笑声。



《花瓣雨》的旋律飘出来“爱一个人可以爱多久，心痛到哪里才是尽头……你的谎言像颗泪水……”

抬
起
头
来
做
人

129





为了与母亲平等

◎
陈
洁



长大以后常常自我反思，发现自己是个晦涩沉闷的人，很无趣。之所以这样，我想，是因为母亲的缘故吧。

母亲不是个温柔或柔顺的人，有时甚至有点冷漠无情。很多年后的一天，她还说：“我以前觉得搂着你，‘崽儿崽儿’地叫是件很丑的事。”我相信那天她很想搂抱我，但那时我已经大得可以做别人的母亲了。我们很多年前就错过了搂和被搂的季节。

我有时候想，大概因为出身农村吧，母亲实在带着太多的乡间村姑习气，她执拗、倔犟、泼辣，却又羞于拙于表达情感。我敢说母亲绝少对父亲软语温存。母亲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做女人。女人是水但她的骨头太硬了。

所以不难想象当我第一次看到母亲流泪时的震惊。母亲平平淡淡地说：“啊，你



来了。”她甚至骄傲地不去擦腮边的泪。我说：“嗯，我给你吹吹，沙子迷眼了。”我凑上去吹了两下，顺手抹去她的残泪。我一辈子不知道她那次为什么哭，但我从此知道，母亲有泪。再硬的女人也有泪。我吹着她发红发肿的眼，感到自己的灵魂丝丝缕缕地渗入母亲体内，心与心叠合，血与血相融。原来，母亲也有爱。如果你走不进内敛的心灵，你就永远感知不到爱。

母亲的爱，像天空一样高远。惟其高远，所以难感知；惟其难感知，所以格外深刻，深刻得直入骨髓。

说母亲时，我偶尔也会想到父亲。他们是一对模范伉俪——这是身边所有人的共识。但是，怎么说呢？两个本来不相干的生命要融合到一起，毕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这个很浅显的道理，我却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也就读懂了平生最爱：母亲。当然，我很早就读透了父亲。

父亲多年来一直与我谈着心，所以我知道父亲并不满意母亲，母亲的确不是个乖巧、娇小、柔情似水的小妻子，更谈不上红袖添香、煮茶读书的风雅和清逸。她的文化程度不高，因此为人师的父亲常常找不到与母亲的“共同语言”，他长时间地沉默。

我从来不认为我爱着父亲，就像不认为父亲从心底里爱着母亲一样，但我俩多年来一直是最亲密的朋友和知己，进行着最深刻的交谈。直到今天，还有些话题，我只与父亲谈。我把自己全部最深刻的思想和话语都献给父亲，就像我把全



部最深的爱都献给母亲一样。

但我们平时很少说到母亲，也几乎从不让母亲参与我们的谈话。有时母亲加入进来，我们就拉扯些家常开心的事儿。母亲无力进入我们深入的对话，她会难过的。我希望母亲能在拉家常中简单地快乐，父亲通过快乐把与母亲的距离保持在即离之间，和母亲不觉察的范围内。

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一个没什么特别的晚上，我与父亲彻夜说着一个话题：母亲。快天亮的时候，父亲哭了。我异常清醒地僵立着说：要是你走进妈妈的心灵，你会被如海的爱淹死，怎么至于觉得她不够温柔？要是你知道她内心深处的自卑和懦弱，就会明白，她的蛮横只是对自我的尊重，她只是要维护自己不多的一点生命尊严。要是你能读懂生命质朴和纯真的高贵，就该知道清若净水的生命根本不需要人类文明肮脏的外套。人越有“文化”越不干净，比如我、你。这时第一缕阳光已经透进屋来。也曾希望母亲能多读点东西，毕竟家里3间房12面墙有5面是书墙，但我又一直坚信自己和母亲之间不需要任何语言和文字。为了与母亲平等，我甚至十二万分愿意抛弃自己的“文明”、“文化”和“文雅”。

在母亲面前，我常常自惭形秽。在父亲眼里，我几乎一切都比母亲强，惟我知道，我活得不及母亲一半真诚。还记得有一回，不知我俩在闲聊什么，我很随意地问了一声：“我发现你的性欲不很旺盛，是吗？”我的的确确是十分随意地顺口问到，压根儿没往心里去。母亲竟忽地红了脸，低下头去，含羞地低“嗯”了一声。天知道，我极度震惊地呆望着母亲的

羞涩，心里痛楚极了：爱的心痛！

任何一个游戏于世的年轻女人面对中年妇人的纯净羞涩，都会心痛的。

我已经有多长多长时间久违了作为女人的羞怯和纯真。

我爱母亲爱得发疯。

这一幕发生在一个暖洋洋的午后，阳光淡下去，聊天也很平淡地过去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我却在背后无人的时候，认认真真地痛哭了一回，这是我第一次回归纯净，第一次哭。

这一生没有对母亲说过“我爱你”，这是我最欣慰的。她是这世界上惟一个我用全部身心爱着却不必表白的人。只有她能走进我的心灵，我也只让她一个人走进我爱的最宽的海域。

抬
起
头
来
做
人

133





云南的蘑菇

◎

彭荆风

秋天的云南多雨，常是雨势连绵地一下十几天，不仅到处湿漉漉的，那洁白如融化中的雪，黑得如泼墨的云团也似乎浸满了雨水，被大风一刮，惊雷一触动，就会如天河开闸般倾泻而下；正因为雨水充足，高原的红土又肥沃，也就蘑菇特多。

云南人把蘑菇叫作菌子。常见的有鸡枞、干巴菌、北风菌、牛肝菌、青头菌、松毛菌。近年来，松茸菌有治癌之说，引得日本商人蜂拥而来，当天收购当天空运回日本。我1995年9月访问日本时，就见松茸成了饭馆里的佳肴，食品店里也是售价昂贵的松茸饼、松茸酒、松茸口服液；在异国土地上见到这既熟悉，又因为被包装得过于豪华而显得陌生的土特产，我惊讶而又兴奋，亲情也悠然而起，情急地拨通国际长途电话询问女儿：“昆明下雨了么？你们多吃些菌子吧！在东京可稀罕呢……”



女儿笑了，“爸爸，是不是想吃菌子了？快回来吧！”

是的，我太喜欢菌子了！鸡枞的鲜味胜过肉类，牛肝菌青头菌色香味俱佳，用大蒜青椒炒出来的干巴菌更是使人食欲倍增；夏秋在滇味菜馆里，时令菜全是各式各样的菌子，看看写在菜单上、用不同方式烹制的菜名，就令人馋涎欲滴：如果去往乡间或边地，吃菌子就不是小碗小碟，而是用大盘海碗来盛，一场雨后晴天，哪个人不能拾回一篮子？使我最难忘的是1962年秋天，我为了写长篇小说《鹿衔草》，爬越哀牢山南侧最高处的八百里原始森林去寻访苦聪人，中途经过一个高悬在陡峭山腰间、整日被云雾笼罩的哈尼族山寨时，好客的主人招待我们晚餐的却是一大脸盆香菇，这肥美鲜嫩的香菇，每朵都有碗口那样大巴掌那样厚；哈尼人告诉我：这附近山头尽是香树组成的原始森林，天长日久树林逐渐腐朽，成片地倒下化成灰烬，再经过日晒雨淋，漫山遍野都长满了香菇。他们捡不尽吃不完就用来喂猪，所以猪肉也散发着香味……

我深为羡慕。谁说他们在山上苦？他们可是享受着人间天上的清福呢！

在日本想起那遥远的丰饶的云南边地，我突然觉得这有一小碟松茸就视为珍肴的东京，虽然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从另一方面来看，又颇为贫乏呢！

这天晚上，日本作家三浦哲郎等人宴请我们，在端上一盘松茸后，话题转向了云南的吃食，我情不自禁地介绍起了云南的菌类食物，以及我在哀牢山见到哈尼人、苦聪人用香



菇喂猪的事。听得三浦哲郎激动地连声大叫：“要去，要去，以后一定要去云南！”他访问过中国四次，却没来过云南，这天特别感到遗憾！

今天9月，他果然率一个作家代表团来昆明了，一见了我就说：“我一直想着云南的蘑菇，去了石林、西山都没有捡着。”

我笑了，那都是游人如织的地方，哪里还会有蘑菇呢？如果有宽裕时间去附近山野走走，或者远去哀牢山八百里原始森林，一定能捡到许许多多的蘑菇！他遗憾地摇头，这次确实是时间太短了！

我希望这天云南作协举行的晚宴，有几道风味独特的云南蘑菇来弥补，遗憾的是仅有的一盘干巴菌还是从罐头里取出的，鲜辣香味俱失。我只能深含歉意地说：“下次再来吧！我陪你上哀牢山去采蘑菇！”

他又一次激动地点头：“要来，要来！”

他还会来么？中日两国虽然一衣带水，终究是相隔甚远；我们都过了花甲之年，还爬得动那高入云天的险峻高山？看来我只能把未能让他尽享云南蘑菇的遗憾长久留在心头上！



“要去，要去，以后一定要去云南！”



难忘的沉默

◎
缪
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家中的案头与书柜，放着每年生日时朋友们送的礼物，最多的是我的生肖马：唐三彩马，瓷马，奔马，工艺笔架马。还有画，有花篮，有丝绒照相本，有仿希腊女神的小雕塑和许多生日卡。心和心碰撞产生友情，每一件礼物，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但我要说的，却是一盘不起眼的普通的自己录制的磁带。上面第七首歌，是弘一法师李叔同填词的《旅愁》。

还是在他们毕业的头一年，前年秋天，他们的辅导员邀我去为中文系学生讲讲创作道理之类。我去了，对着这些虽然年纪比我小六七岁，但经历却差着整整一代的青年，打开了我的记忆之闸，也袒露出我的心扉。也许他们是希望了解一下我们这代大学生与他们的不同，讲座居然颇受欢迎。

抬
起
头
来
做
人

137





半年里，我去了几次，渐渐同他们熟悉起来。

因为熟了，我参加过一次他们在宿舍自办的小型舞会。一架国产手提录音机搁在双人床上，搬走书桌后腾出的空地，便可容四五对舞伴了。放的是一盘极普通的磁带，据说只找到这一盘合适的。

他跟我跳得最多。我想和他说些什么，却因为他那双忧郁眼睛而说不出什么。只记得他和他的同学们不同，别人不怎么称呼我“老师”，他却叫得虔诚。

第七首歌是李叔同的《旅愁》。他的手托着我，等前奏过去。清远，悱恻，又带着一分哀怨的乐声，顷刻间，淡淡的愁绪如烟雾，笼罩了我全身。我感觉他托着我后背的右手微微颤抖，而左手却异常紧地握住了我的手。前奏过去了，清丽的歌声悠然而起，他却久久地迈不开舞步。我惊异地抬头看他，只见他正凝神望着我，似乎有点呆滞。我轻轻推一下他，说，怎么了，你。他蓦地一惊，倏忽间，松开了手，喃喃地说，我不舒服，不跳了。

这一晚，他没有再跳过。我偶尔掠过舞伴的肩头看他，总见他凝神地望着人们，却又似乎视而不见，似乎在独坐默想。

后来，他们快毕业了，隔一两星期，我总会接到个电话，电话线的那头，一个怯怯的声音问：老师，你好吗？”于是我知道，那是他。我猜他并不真的希望知道我的近况，因为除了这句问候，他便不再询问什么。无论我是否告诉他，他都不再说话，也并不把话筒放下，只是这么默默地静滞片刻。不